

明末清初小说

女开科传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2 040 1310 1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女开科传

岐山左臣 编次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6092/22

女 开 科 传

岐山左臣 编次

韩 镇 琪 校点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8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$1/32$ 印张：4 $\frac{3}{8}$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4,000

责任编辑：林 辰 责任校对：马玉德

封面设计：马寄萍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11 定价：0.72元

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例言

一、以大连图书馆所收藏的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，兼采其他图书馆所藏之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，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，补其刊遗，有计划、有选择地校订整理出版。

二、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在于：补明清小说出版工作之空白；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、善本明清小说；同时，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。

三、这套丛书，分校点本、整理本、删节本三种：

（1）校点本，就原版本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错；（2）整理本，在校点的基础上对明显不通的句式做必要的文字加工；（3）删节本，在保存原版本的基础上，删削其不适宜的部分文字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本书出版说明

原书题：岐山左臣编次，江表蠹庵参评，名山聚饔。
半页八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单边，无格，写刻。有图六
页十二幅，半为人物，半为花木，记绘者“古越马云生
写”，刻工“黄顺吉刊”。版心下题“花案奇文”，首页
题“虎丘花案逸史”，并词、诗各一首，诗为本书之要
目，词为作者之发旨；所谓花案者即因妓女扮演开科而引
起之情人离合故事。作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戏谑嘲讽，对
世态有所针砭，对妓女寄以同情，对邪恶有所抨击。

据书中所叙，以及所记写、刻者，可知此书盖出于康
熙末年至乾隆初年。晚于李渔《连城璧》之后。原书中有
数处字、词，疑为讹误，因无他本对校，初版暂存；难辨
之处，以□代之。江表蠹庵之评，校点时删之，将其引与
跋，附之于后。

虎丘花案逸史

调风入松

且调律吕嚼宫商，花底漫持觞。乱红深处
莺声碎，聊指点，凿破天荒。糟烂两闾科第，酩
酊倾几代兴亡。半世英雄多少忙，转眼费商量。
青蚨无数飞如蝶，热血千年冷似霜。拾得新闻堪
笑，翻成花浪词场。

花案一书大意，诗曰：

风秀士奇开花案，
雌状元私赚春魁。
狠秃子情迷色阵，
泼变童刺犯霜威。
廉御史乌台执法，
老驿丞蚁命成灰。
尽余生两番报捷，
终凑合三梦为媒。



2 040 1310 1

8311

222

蠡庵跋

读《万斛泉》竟，不觉拍案大叫曰：游戏三昧，已成劝惩。全书愤世绝俗，半多诙谐笑话。说中，说文人，说才女，说清官，说贞友，能使天下之人，俱愿合掌颔首，敬之拜之而已。至装腔之孪童，设骗之阉黎，狠毒之讼师，多事之乞婆，拚命之驿丞，种种诸人，何异一部因果，一部爱书，一部小史记，一部续艳异？有能奉此为书绅，带之为韦佩，则不但人世清静，亦得佛门欢喜。是济渡一世之宝筏，维持天下之瑶琤也。若仅以小说视之，亦可谓不善读是说矣。质之众口，我言匪谀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新倾盖风流出阵.....	1
第 二 回	误寻芳花煞勾娇.....	12
第 三 回	女生员棘闱对策.....	23
第 四 回	乔御史琼宴辞魂.....	33
第 五 回	驾薰风背地兴波.....	46
第 六 回	饱斋僧当堂独桌.....	55
第 七 回	母夜叉诉逢马扁.....	65
第 八 回	老驿丞命弃流妖.....	78
第 九 回	挈相思月初偷泛.....	88
第 十 回	凭好梦鬼窟全生.....	98
第十一回	陡题名喜联待诏.....	108
第十二回	三合蚕各凑奇缘.....	119

第一回

新倾盖风流出阵

诗曰：

名流应不愧清时，
为唱新文第一枝。
耻把盟心循故事，
誓从刎颈结相思。
片言投契非关酒，
千里闻声岂为诗。
但得情深坚似石，
天南瀚北总如痴。

可恨这一片清白世界，却被一班儿险媚的恶朋弄得上不下，不干不净，以致血性男子看不上这些合污陋态，没奈何只得闭门吊影，离群长叹而已。人又道他孤孤零零，满肚皮不合时宜，于朋友面上何其冰炭。不知别有一种深情，未可为一二俗人道也。却是为何？只因世人不曾解得朋友二字明白，故此只晓得一味奔趋势利而已。你道那些献谀阿好的，好象什么东西？就象那鹁鸽子一般，只飞向旺的去处；又好象粪坑里的蛆虫，越臭越闹处他越钻

得高兴。况目今掇臀呵卵的颇多，到数不着那拂须丁谓，满天下尽是乞怜摇尾之人，如何算得那嗥嗥师罴。若此等辈，就使孔圣人、孟夫子、朱文公、程伊川诸圣诸贤都生在一时，日把纲常伦理之言，耳提面命，又安能使这厮涎脸顽皮，收转奔趋钻刺之习。总是胎骨生成，无法可治。

你若不信，请看今日世上的朋友，人人管鲍，个个雷陈，社小弟沿街塞满，老盟翁遍地称呼，只除是漏泽院中与那卑田队里疲癯残疾的，或不屑把臂相知邀凑兰谱。若夫隶优娼卒之俦辈，皆芝兰共籍之嘉宾也。所以然的原故，看官们知道么？或有父兄现在要津，或子弟叨登科第，尽力奉承，百般趋事。第一望他提携挈带，第二希图关说影射，第三托势装腔，第四作家肥嘴。种种利益，就是献妻贡妾、尝粪吮痈这样极不肖极齷齪的事体，推他的意思，都是心悦诚服的事。若要他攒一攒眉儿，道半个不字，这也不为希罕。

却还有一样人，本领实系粗浅，遇着同辈中间或小考侥幸，搭在前列，他就自愧不如，登时倾心下气，便认定他是名流。若使自己家业殷饶，毕竟也要设法挨身，联为同契。谁知这班名士，招摇联络，聚将拢来，不是局赌，就是帮嫖，各逞自家的高强手段。青天可折，泰岳能移，无非要骗些银子铜钱，那管得什么礼义廉耻。故此莫说对那朋友中是这般这般，就是那衙门里胥吏，尽着与他联交，班房中皂快，何妨认为至戚；藉为渔父之引，用作狐假之威。阿兄小弟，此中大有便宜；盟长契翁，就里不无作

用。你看势利二字，自古为然，于今尤甚。总之，世道软熟，已是天造地设的了，你有什么本事翻得局来。

这也不必说了，更可怪的还有一起女流，一般也学订社，一般也讲声气，一般也趁花朝月夕吟诗弄柬，一般也同骚人墨客标榜应酬。尚忆当初有一半老佳人，姓章名台，字双青，日怀社弟名刺，随游诗草，遍谒知名之士。及看他的诗稿，只不过是东掇西掇凑集来的套头脂粉。又有那不出头的山人措大替他捉刀。犹之走名秀才，拼着两数银子刻几篇倩人改削的窗稿，有年没月的考卷，将来圈圈点点，冒名某观风，某月课，某老师批评，某同盟僭笔。总是瞒天扯淡，好似南京城隍拜上北京土地，绝没一些对会影响。咳，社风流染，竟到男女混杂的田地，岂不可恨。想当初刘孝标绝交论中，五交三衅，尚未及此一种社妖耳。若是真正才子，自不屑与此辈为伍。结识一二相知朋友，砥志励行，即偶尔闲戏，必要做出绝无仅有之事，为千古一段风流佳话。正是：

琴樽风月闲生计，

金玉松筠旧岁寒。

话说南直隶苏州府有一个秀才，姓余，双名梦白，表字丽卿。他父亲曾为显官，母亲累受封诰，两个已是中年年纪，再不能够得生一子。那夫人终日妆金塑佛，修桥砌路，不知行了多少的好事，只求天赐一个男儿。幸喜天公感应，老儿争气，婆儿风骚，不知不觉那夫人腹中怀孕，将次分娩。一夕，余公忽梦见天上一带白虹，绵亘数里，

凭空冉冉飞将下来，覆在他的屋上，顷刻间化做满堂的金光，采色炫耀。余公拍案叫奇，却原来是南柯一梦。未几，耳根头只听得夫人口里哼哼的叫着肚疼，越听越叫紧了，好象要分娩的声息。余公连忙披了衣裳，唤起丫鬟，上了灯火，即时传命家童，去唤请稳婆到家。不多时，生下个孩儿，眉清目秀，呱呱响亮。余公看了一会，回想昨夜白虹之梦，岂非佳兆，遂命名为梦白，乳名虹，即口占古虹诗一首道：

纤徐带星渚，

窈窕戾天浔。

逸势含良玉，

神光渗瑞金。

随雇了一个乳娘，抚养爱惜，真同掌上之珠一般。果然才生五岁，聪颖异常，六七岁经书已晓，就喜吟诗作赋，十三岁进学，十六岁补廪，十七岁给赏一次。本房把他卷子几乎中了解元，因大主考比并一卷要中元的，遂将此卷挨在第二。房师赌气情愿不中，说道留到下科不怕不领解额。殊不知反误了他的前程大事。要晓得功名迟早，都是命里生成的。如今的人不肯安分守己，拼力夤缘，岂知这个苍苍的老天专好把功名二字颠倒英雄，弄得人死不得活不得，那许人一概钻刺到手，就使钱神有灵，笔花无色，钻刺得到手了，后来也决不受用。那比得贫士辛苦，之乎者也，没日没夜，公道挣将来的，得之虽艰，安享自久。要晓得丽卿并不该中在散榜，岂但不该中元。所以丽卿高

见，竟不把那功名两个字放在心上，只是娱情诗酒，散心山水之间。不料他父母双亡过了，虽然剩得泼天的家产，却是未完婚配，只得孑然一身。他父亲的同年故旧，往往央媒来替他说亲。他说得好，要做我的浑家，殊非是今世上没有的才、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褵，不然，休想我去做他家的风流佳婿。故此大言落拓，蹉跎过了日子，今年已是一十九岁了。

一日，正在书房里啜茗焚香。枝头好鸟呢喃作伴，独有一个黄莺儿百般巧啭。那莺儿煞是作怪得紧，又偏朝着丽卿如泣如诉，娇啼不已，飞翔回盼，总是不离这一搭儿所在。这正是：

啁啾娇声花外啭，
纷纷春色上枝来。

又道是：

好鸟枝头亦朋友，
落花水面皆文章。

只这一个黄鸟儿便打动了丽卿问花访友的高兴。那丽卿就于此时呆想了一会，口占一绝，道：

春鸟枝头叫不休，
春花春尽情谁留。
为寻芳信传春绪，
惹得春情处处愁。

吟咏已完，提起笔来，信手写在花笺幅上。忽然叹口气道：“近世交道衰，青松落颜色。人生在世，纵使百年

得醉，三万六千而已。当此春光明媚之时，若只一味捻着这几本残书、几枝秃笔，终日如虱处裯中，忙忙碌碌过了日子，却不被这些多情的花鸟笑杀了吗。你看枝上鸟声，无非求友，何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随即唤书童司茗来问他：“近处有甚么好洒落的去处么？”那司茗终日伴着丽卿在书房里，只好打瞌睡，那讨得出外去玩耍，听得这一句说话，竟不知这个欢喜从那里掉下来的，连忙答应道：

“相公若要寻耍子的去处那里没有，只是好笑我们苏州人，个个只认得一座虎丘山。此时正是三春头里，热闹有趣的时节，美女娇娘，络绎不绝。相公何不带挈司茗也看看景致？”丽卿原有十二分高兴要去，又听得司茗这番怂恿，那两只脚就象有人推他的一般，不知不觉走了出去，巴不得一脚就跨到山塘，连忙叫司茗锁书房，同去一适。只见打扮得济济楚楚。但见他：

衣剪春烟，神凝秋水。春情笼面，依然弱冠之年，
诗思压肩，生染书生之态。卫玠清癯，不足数也；
潘安妙丽，何足道哉。绝非纨绔行藏，果是风流人物。
不教掷果满车，定惹阿娇看煞。

却说这苏州，古名阳羨。东际大海，西控震泽，山川沃衍，江南之都会也。佳胜第一是虎丘山，在府城西北，一名海涌峰，上有剑池、千人石、生公说法台、吴王阖闾墓。为何唤作虎丘？世传冢内金银之气化作白虎，踞其上，因以为名。至迤邐而南，西施洞、馆娃宫、浣花池、采香径及琴台诸胜，无不了然在目。而下瞰太湖，洞庭两山滴翠浮烟，何异那白

银铺世界，景致奇绝。每逢月上风来，游人箫管，和歌石上，各奏所长，虽万籁无声之后犹有清音缭绕，尤非他处名胜可以仿佛一二。丽卿同着司茗儿一径来到寺里，遍处观看。果然曲槛洞房，迴栏精舍，呼茶唤酒，百般俱有。一片千人石上，蹴球演法，诗画骨董，说书谈命，盆鱼卷石，花碌碌簇锦相似。就有官宦人家，夫人小姐前呼后拥，遮遮掩掩的。也有村庄市镇男男妇妇携儿抱女，挨挨擦擦的。那司茗钻过东，钻过西，手舞足蹈，看个不了。独有丽卿全不把这些挂在眼梢上，只自闲行缓步，走来走去。只见一个茶社，桌儿上安着一副上帐的笔墨。丽卿不觉打动诗兴，便提起笔，叫司茗磨浓了墨，就在那粉壁上题诗一首。你说丽卿终日在书房中，那晓得外边有这样妙处，今朝豪兴得极，拿起笔来不费思索，恰象原旧做成在肚皮里的，煞时间写出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诗，说道：

春气催人到此游，

吴山吴水不关愁。

暗香夹路通深竹，

远色浮光映野鸥。

倚石赋成将落日，

寻花兴满欲归舟。

共传此夜千人月，

缭绕烟云为客留。

诗已写完，游兴将倦，正思归去。忽见那说法堂月台，有一班儿人在那里铺着一片毡条，参差团坐，猜枚耍

笑，声振林木。丽卿走近前来一看，虽然都是不认得的朋友，却是与我年纪不相上下，不知此等是何许人物，想他不是南州冠冕，定是中林兰蕙。那几人，你道此辈委实生得何如？

美如冠玉，润似明珠。琼姿皎皎，堪云国士无双；玉影翩翩，宛是青莲再世。

果然生得一表非俗。丽卿心里想了一遍，脚底下又欲走，又不欲走，游游衍衍，只顾看着那些人。那些人看见他独自徘徊，却也凑趣，都立起身拱一拱手，对着丽卿道：“我辈偶尔闲游，深荷尊兄青盼，若不弃嫌狼藉，敢屈同坐一谈。”丽卿笑道：“小弟一时缓步，见诸兄情兴勃勃，却又不是散处声音，有这等豪兴的，决是我辈中人了。既蒙雅爱，便当促膝，只是无端闯席，殊觉不雅。”那二人道：“字内皆知己，天涯悉弟兄。生平快事，莫过于此，何必拘拘形迹为嫌。”于是五人欢然坐下。丽卿先开口问道：“诸兄高姓尊表，贵籍何处？”一个道：“小弟叫做梁文昭，贱字远思，陕西长安人，同家君宦游到此。此兄姓张，讳眉，字又张，辽东广宁人，他尊公亦仕籍贵省。我两人虽则祖贯西北，却是生长南方。此兄就是王子弥。此位师父就是三苗，就是本处寺里的首座。不知吾兄尊姓贵表？”丽卿道：“小弟姓余，贱名梦白，表字丽卿，年踰弱冠，踪迹飘零，除此诗酒二字外，人却知有小弟，小弟亦不复知有世上矣。”远思道：“仁兄高怀磊落，非弟辈之可及。今年仁兄贵庚？公郎有几了？”丽卿

不觉失笑了一声，回复道：“小儿尚艰于得母。”二人不觉惊讶起来道：“弟辈只因生平自负薄才，兼有情僻，誓不肯与凡流女子结缘，误我终身大事。若说富贵，到也不在话下。至如仁兄的意气，仁兄的才华，何故尚迟迨吉之期，未遂桃夭之愿？难道世上又有同心如吾侪者乎？”丽卿亦大叫道：“天地间只道止有小弟一个，不意复有二兄。今日一会，可称生平之奇遇矣！我们要晓得，大丈夫生在世上只恐不曾读得几句书，若是果然真正读得几句书，那功名二字是吾辈囊中物，就是得之，不足为荣，失之不足为辱。朝荣夕落，岂堪耐久。若说到妻子之间，不娶一个有才有色，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，便做到玉堂金马，终是虚度一生。最可笑如今的人有一种愚见，说讨老婆毕竟要择门当户对人家闺女。殊不知呆定在人家闺女中，寻那般绝色有才的，却也一生一世不要想着讨好老婆了。前日曾有一个强作解事的人，对小弟说道：‘就是低丑妇人里面，颇有才情。’这一发胡说得紧。无盐嫫母，纵负奇才，对着这副尊颜，怎生看他得过。所以遴选女郎毕竟色为第一。譬如批评文字，开口松脆、秀色可餐，就引人圈圈点点，增起文章声价。犹之女貌鲜艳，动人我见怜之想，庶几对之者，揣摩他这样庞儿，定有情致，定有才思，一直摹拟到晓妆灯下，对月临风，并许多说不出的睡情娇态，只管研磨不了，方演出一段房帷精细的学问。列兄以为何如？”又张笑道：“仁兄妙论天开，真〔沁人〕肺腑，实获我心。”丽卿又道：“今日我辈三人倾盖